歸潛志/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歸潛志

◀上一卷

卷第二

下一卷▶

李經天英，錦州人。少有異才。入太學肄業，屏山見其詩，曰：「眞今世太白也。」盛稱諸公間，由是名大震。字畫亦絕人。再舉不第，拂衣歸。南渡後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，士大夫識之，曰：「此天英筆也。」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，後不知所終。天英爲詩刻苦，喜出奇語，不蹈襲前人，妙處人莫能及。號無塵道人。《題太眞圖》云：「君前欲拜還未拜，花枝無力東風羞。」又《夜雨》云：「燈火萬家夜，蕭蕭簾下聲。」《晚望》云：「夕陽萬里眼，人立秋黃中。」《夜起》云：「夜半不得月，河漢空星辰。」又《步雲意》云：「一片崑崙心，夕陽小煙樹。」又四言云：「老峯蹙雲，壁立挽秀。林陰灑雨，蒼蒼玉鬬。虛明滿鏡，夜氣成晝。」此其詩體也。

張毅伯玉，許州人，伯英運使弟也。少有俊才，美丰姿，髯齊于腹。爲人毫邁不羈，奇士也。初入太學，有聲。從屏山遊，與雷、李諸君及余先子善。雅尚氣任俠，不肖下人。再舉不中，遂輟科舉計。居許之郾城，有園囿田宅甚豐。日役使諸姪治生事，而已則以詩酒自放，偃然爲西州豪俠魁。邑令過使，皆下之。喜稱人善，交遊有患難，極力挈扶。俗子少不愜意，輒嫚罵。年四十餘不娶，有一妾，因小過以鐵　　殺之。嘗衣紫綺裘，半醉坐堂上，人望之如神。迨酒酣興發，引紙落筆，往往有天仙語。後病腦疽死，年未五十。麻九疇知幾爲文以祭，辯其爲人大略。少時與屏山飲燕市，有詩云：「日日飲燕市，人人識張翳。西山晚來好，飲酒不下驢。」又云：「昨日上高樓，西山翡翠堆。今日上

高樓，西山如死灰。想見屏山老，療飢西山隈。餐盡西山色，高樓空崔嵬。」又賦《古鏡》云：「軒姿古鏡黑如漆，錦華鱗皴秋雨溼。」人以爲不減李長吉云。

周嗣明晦之，眞定人。叔昂德卿，名士，文章氣勢一時流輩推之。屏山最愛之，嘗曰：「若德卿操履端重，學問淳深，眞韓、歐輩人也。」晦之爲人有學，長于議論，自號放翁。屏山嘗與作《眞贊》，與雷、宋、張、李輩頡頏。同余先子擢第後，從其叔北征，在軍中。軍敗，父子俱縊死。屏山《贅談》，晦之序也。屏山《送李天英詩》云：「髯張元是人中龍，喜如俊鶻盤秋空。怒如怪獸拔枯松，〈按：二「如」字別本俱作「時」。〉更著短周時緩頰。智囊無厓眼如月，斫頭不屈面如鐵。一說未終復一說，勍敵相阨已錚錚。二豪同運又連衡，屏山直欲樹降旌。那得人間有阿英，阿英魁奇天下士。筆頭風雨三千字，醉倒謫仙元不死，時借奇兵攻二子。」可想見三人者也。

王權士衡，眞定人，又名之奇。從屏山遊，屏山稱之。爲人跌宕不羈。喜功名。博學，無所不覽。酣飲放歌，人以爲狂。屏山爲作《狂眞贊》。與余先子同年進士，然仕宦連蹇。晚召入朝，爲部勾當官。俄辟爲縣令，未赴。家魯山，爲縣吏所辱，憤惋發疾死。貞祐初，余先子攝許州幕，時屏山、二張伯英、伯玉、雷、魏諸公皆在焉，日會飲爲樂。忽高公獻臣將赴河南，來過，諸公詣之。及夕，獨希顏、士衡留宿。高既去，未幾，爲主帥所誣陷以有異志，逮捕諸黨與。符下潁川，械二公，赴洛獄，　　掠萬端。會赦，方得免。然自茲士衡無仕進之意矣。

麻九疇知幾，初名文純，易州人。〈按：《中州集》云莫州人。〉幼穎悟，善草書，〈按：《金史》：「三歲識字，七歲能草書作大字，有及數尺者。」〉能詩，號神童。既長，入太學，刻苦自勵，爲趙閑閑、李屏山所知。南渡後，居郾、蔡間，入遂平西山讀書。爲經義學，精甚。興定末，試開封府，詞賦乙，經義魁。再試南省，復然。聲譽大振，南都婦人小兒皆知名。及廷試，以誤絀，士論惜之。已而隱居，不爲科舉計。正大初，門人王說、王采苓俱中第，上以其年幼，怪而問之，具知知幾爲師，近臣言其有才學，平章政事侯公摯、翰林學士趙公秉文俱薦之，特召賜進士第。〈盧亞　　。〉以病，不拜官，告歸。病已，赴調，授太常寺太祝。俄入翰林，復以病去，居郾。久之，北兵入河南，〈天興元年。〉知幾挈其孥入確山避亂，後復出，爲兵士所得，驅之北邊，至廣平病死。〈按：《金史》年五十九。〉知幾爲人耿介清苦，雖居貧，不妄干求，卓然以道自守。然性隘狹，交遊少不愜意，輒怒去，葢處士之剛者也。初因經義學《易》，後喜邵堯夫《皇極書》，因學算數。又喜卜筮射覆之術。晚更喜醫方，與名醫張子和遊，盡傳其學。爲文精密巧健，詩尤奇峭，妙處似唐人。嘗作《透光鏡篆韻詩》，〈按：二

詩載《中州集》。〉人爭傳寫。後以避　　、畏時忌，持戒不作詩，益潛心爲《易》學。與張伯玉、宋飛卿、雷希顏、李飲叔及余先子善。先子初攝令郾城，日與唱酬爲友。後知幾試開封，先子爲御史監試，而王翰林從之、李翰林之純爲有司，因相與讀舉子之文，見其有雄麗者，相謂曰：「是必知幾。」因擢爲魁。已而果然，士林以得人相賀。晚最爲趙閑閑所知，有《送麻徵君序并詩》云。

辛願敬之，河南人，〈按：《金史》福昌人。〉自號女几野人，又號溪南詩老。幼嗜書，苦學，坐環堵數年，由是六經百家無不通貫。喜作詩，五言尤工，人以爲得少陵句法。平生不爲科舉計，且未嘗至京師，耆然中州一逸士也。爲人質古，不嫻世事，麻絛草屨，或倚杖讀書，市中人訝之亦不卹。嘗謂王鬱飛伯曰：「王侯將相，世所共嗜者，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。得之不以道，與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，是欲澡其身而伏于厠也。此言他人難聞，子宜保之。」此可見其志趣也。貞祐初，先子主長葛簿，敬之素不識，聞其名來謁，相得甚懽。及別，厚贈之。歸而買牛，使其子躬耕以自給。居女几山下，往來長水、永寧間，惟以吟詠講誦爲事，朝士大夫願交而不得也。正大中，先子令葉，復來遊，後歸洛下，病歿。有詩數千首，常在行橐中。其佳句有云：「院靜寬留月，窗虛細度雲。」又：「鶖銜晚色啼深樹，燕掠春陰入短牆。」又：「波搖朗月浮金鏡，嶺隔華星斷玉繩。」又：「箕山潁水春風裏，喚起巢由共一杯。」又：「黃綺暫來爲漢友，巢由終不是唐臣。」眞處士詩也。

趙宜祿宜之，忻州人。幼舉童子第。及壯，病目失明，自號愚軒居士。高才能詩，其所讀書，皆自少時不忘。居西山下，止以吟詠爲樂，名士無不與遊，趙、李諸公甚重之。屏山嘗賦《愚軒》云：「我雖有眼不如無，安得恰似愚軒愚？」後病歿，有《愚軒集》。其《題嵩陽歸隱圖》云：〈「嵩陽」，一作「嵩山」。〉「風煙萬頃一椽茅，〈「一椽」，一作「十椽」。〉丘壑端能傲市朝。窈窕雲山三兔穴，飄颻風樹一鳩巢。本來無取亦無與，只合自漁還自樵。三十六峯俱可隱，願從君後不須招。」《送辛敬之》云：「李白久矣騎長鯨，後五百歲之純生。」

史學學優，河南人。〈按：《中州集》延安人。〉昆弟三人，兄才長亦知名。學優之學，長于史傳、地理。工詩，絕句殊妙。年五十，擢南省魁，後中廷策，得主武陽簿，頗有政聲。再辟盧氏令，病卒。興定末，與余同試于廷，始識之，中夜棘闈談至旦。後先子令葉，學優復來遊。先子歿，學優寄挽詩。未幾，亦下世。有詩數百首，其《七夕》云：「箱牛同馭錦機閒，天上悲歡亦夢閒。月夜凭肩人不見，蕭蕭風葉滿驪山。」又絕句：「石壁城頭夜斬關，軟紅塵底曉催班。道人一笑那知此，門外清溪屋上山。」又《哭

屏山》云：「張侯新作九原人，〈伯玉。〉梁子今爲戰血塵。〈仲涇父。〉四海交游零落盡，白頭扶杖哭之純。」

李獻能欽叔，河中人。先世以武功顯，仕至金吾衞上將軍，時號李金吾家。迨欽叔昆弟，皆以文學有名。從兄欽止獻卿先擢第，繼以欽叔，又繼以仲兄欽若獻誠、從弟欽用獻甫，故李氏有四桂堂。欽叔苦學博覽，無不通，尤長于四六。南渡，擢南省魁，復中宏詞，〈按：《金史》：「貞祐三年，特賜詞賦進士，廷試第一人，宏詞優等。」〉遂入翰林，爲應奉。考滿再留，出爲鄜州觀察判官。再入，遷脩撰。正大末，授河中帥府經歷官。北兵來政，軍敗，奔陝，又爲陝府經歷官。天興改元，陝亂，見殺，年四十三。欽叔爲人眇小而黑色，頗有髯。善談論，每敷說今古，聲鏗亮可聽。作詩有志于風雅，又刻意樂章。在翰院，應機敏捷，號得體。趙閑閑、李屏山嘗曰：「李欽叔，天生今世翰苑材。」故諸公薦之，不令出館。嘗謂人云：「吾幼夢官至五品，壽不至五十。」後竟如其言，異哉！〈按：《金史》：「家故饒財，盡于貞祐之亂，在京師，無以自資。其母素豪奢，厚于自奉，小不如意，則必訶譴，人視之殆不堪憂，獻能處之自若也，人以純孝稱之。」〉

冀禹錫京父，惠州龍山人。幼聰敏絕倫，年十九，擢大興魁，入太學，有聲。弱冠登高第，時雷希顏、宋飛卿皆同　　，號爲得人。京父入仕以能稱，遇事風生，老吏莫及。初主沈邱簿，以年少，喜交游、飲酒，遂爲其令所乘，坐廢。再調考、柘二城，皆主簿，又以治聞。由前過，終不得京官。朝士屢薦之，爲當途者所沮。居閒，日與諸公宴游。蒙昭雪，得扶風丞，因客睢陽，爲行樞密院辟爲都事。末帝東遷，擢爲應奉翰林文字，充尚書省都事。蒲察官奴之變，與宰相李蹊同見殺，〈按：《中州集》云：「官奴之變，自投水中。」〉年四十三。京父少年作詩，鍛鍊甚工，寫畫亦勁健可喜，其《贈先子詩》有云：「忠策萬言憂國獻，好詩千首課兒鈔。」又《哭先子》云：「大才自古無高位，吾道何人主後盟。」又：「醉鄉廣大寬留地，仕路崎嶇小作程。」聞誅高琪詔下，《寄聶元吉》云：「開函喜讀故人書，四海窮愁一豁無。見說帝庭新殛鯀，逆知天意欲亡吳。兩宮日月開明詔，萬國衣冠入坦途。莫向新亭　　囚泣，中興豈止一夷吾？」散文亦精緻，嘗作余先子哀詞，雷丈希顏善之。

王渥仲澤，後名仲澤，太原人，家世貴顯。少游太學，有詞賦聲。屢中高選。南渡後擢第，爲時帥奧屯邦獻、完顏斜烈所知，故多在兵閒。後辟令寧陵，有治迹，召爲省掾。因使宋至揚州，應對華敏，宋人重之。回爲太學助教，充樞密院經歷官。俄遷右司都事，稍見信用。天興改元，從赤盞合喜提兵出援武仙鄭州西，遇北兵，大戰，歿于陣。性明

俊不羈，博學，無所不通。長于談論，使人聽之忘倦。工尺牘，字畫遒美，有晉人風。作詩多有佳句，其《過潁亭》云：「九山西絡煙霞去，一水南吞澗壑流。賓主唱酬空翠琰，干戈橫絕自滄州。」又《贈李道人》云：「簿領沈迷嫌我俗，雲山放浪覺君賢。」又《潁州西湖》云：「破除北客三年恨，慚愧西湖五月春。」又《過龍門》云：「詩成一大笑，浩浩淇波東。」

李汾長源，先名讓，字敬之，太原人。〈按：《金史》太原平晉人。〉少游秦中，喜讀史書，覽古今成敗治亂，慨然有功名心。工于詩，專學唐人，其妙處不減太白、崔顥。爲人尚氣，跌宕不羈。頗褊躁，觸之輒怒，以是多爲人所惡。嘗以書謁行臺胥相國鼎，胥未之禮也。長源後投以書，盡發胥過惡，胥大怒，然以其士人，容之。元光間游梁，舉進士不中。能詩聲一日動京師，諸公辟爲史院書寫。時趙閑閑爲翰林，雷希顏、李欽叔皆在院，長源不少下之，諸公怒，將逐去，亦不屑，後以病目免歸。復入南京，上書言時事，不報。出客唐鄧，會北兵入境，恒山公武仙署爲掌書記，在軍中。金國亡，長源勸仙歸宋，未幾，爲仙麾下所殺，年未四十，哀哉！〈按：《金史》：「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，頗謀自安，懼汾言論，欲除之。汾覺，遁泌陽。仙令總帥王德追獲之，鎖養馬平，絕食而死。〉平生詩甚多，不自收集，故往往散落。其《再過長安》有云：「三輔樓臺失歸燕，上林花木怨啼鵑。空餘一掬傷時淚，暗墮昭陵石馬前。」又《下第絕句》云：「學劍攻書事兩違，回頭三十四年非。東風萬里衡門下，依舊中原一布衣。」又《記時事》云：「捕得酒泉生口說，衆酋勞面哭單于。」《望少室》云：「圭影靜涵秋氣老，劍鋒橫倚斗杓寒。」《夏夜》云：「鴉銜暝色投林急，螢曳餘光入草深。」《鸛雀樓》云：「白鳥去邊紅樹少，斷雲橫處碧山多。」樂府歌行尤雄峭可喜。

李夷子遷，後名俶，字季武，陳郡人。出于兵家，能刻苦爲學。喜讀史書，究古今成敗治亂。尤喜武事，習兵法、擊劍、馳射，有志于功名。累舉詞賦，不中，改試經義，復不售。後將棄二科，以武舉進身。無何，陳陷，死，年四十二。子遷爲人介特，自守不羣，然尚氣使酒，剛甚。平居循謹，惟恐傷人。既醉，雖王公大人嫚罵不恤。爲文尚奇澀，喜唐人，作詩尤勁壯，多奇語，然不爲鄉里所知。貞祐末，先子爲陳幕，一見喜之，爲延譽諸公間。後爲麻知幾、雷希顏所重，東方後進皆推以爲魁。若侯季書、雷伯威、王飛伯、杜仲梁、曹通甫輩皆以兄事，與余最深。子遷既死，余嘗爲哀詞，道其爲人之詳。平生詩不甚多，不如意，輒毀去。嘗賦《古鏡》，諸公稱之。其詩曰：「盤盤古皇州，夢斷繁華缺。一鞭春事忙，耕出壠頭月。土蝕背花暗，蹄涔駭龍蹲。鬚髯殆欲張，不敢著手捫。〈按：《中州集》云：「盤盤古皇州，夢斷繁華歇。一鞭春事忙，耕出壠頭月。土蝕背花昏，蹄涔駭龍蹲。鬚髯怒欲張，縮手不敢捫。」〉星環紫極位，劍外十

三字。細看清用文，〈其篆文云：「爲清日用。」〉溟漠君墓誌。壽堂鎖菱花，引得阿紫家。榛煙夕霏時，幾照拂雙鴉。神物汚雖久，一日落吾手。壽光閱人多，嘗有此客不？呵呵吾戲云，雅志踵先民。鏡裏春風面，泉下今日塵。九原不可作，哲弟師有若。摩挲一面銅，便有親炙樂。」又《弔張伯玉》云：「匣內青蛇亦悲吼，竟憑誰識抉雲材。」又《贈赤腿王》云：「石鼎夜聯詩句健，布囊春醉酒錢麤。」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